

# 香港知識份子與社會主體性

張偉

到現在為止，香港還不是一個整合的社會。於是，香港未必能有與北方交涉、爭權利的共同聲音——這是香港最嚴重的憂慮！香港必須是一個有主體性的、自覺的社會，才可能有自己的聲音，才可能在未來若干年內，對「特區」的「特」性有一番新界定。在這一方面，知識份子有一定的作用。

今年7月1日，香港將改變歸屬。在世界歷史上，白人殖民帝國終於完全從亞洲撤離；在中國歷史上，鴉片戰爭以來的屈辱，終於劃下了句點；在香港本地的歷史上，香港卻是在英國統治下逐漸發展的城市，下一步的歷史，必須走出自己的方向，尋找自己的角色。

一向有人說，香港有自由與法律，但是沒有民主。然而，香港的自由是由世界潮流中分潤，不是由自己爭來的；香港的法律是由統治者規劃，也不是自己制定的。這兩者，有其互相扶掖之處，卻都是消極自由的範疇，沒有經過自己參與。因此，缺少積極參與的消極自由，只是一個習慣的環境，還不是根生土植的文化。

英國治港超過一個半世紀，只有在最後短短的俄頃，搭了一些民主發展的框架，例如民選立法局的制度。過去一個半世紀，英國着力之處，不外養肥香港，於是諸種建設與規劃，也都從經濟發展考量，並沒有為香港真正的自治鋪設一點基礎。在未來特區的政制下，北方也不會在經濟考量以外有任何其他計劃。

今天，香港有「特區」的地位，這一條界線至少暫時可以讓香港保住若干消極自由的環境。將來，大陸的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，香港的經濟功能變了，「特區」的地位將依恃甚麼條件才能維持下去？

到現在為止，香港還不是一個整合的社會。經濟方面的分工，將香港各階層編織為一個整體運作的網絡。除此之外，香港不是完整的社區，也沒有任何可見的社群。於是，香港未必能有與北方交涉、爭權利的共同聲音——這是香港最嚴重的憂慮！

目前，香港不只一個，也許有四五個。第一個是國際商業的香港，香港是跨國際市場的末梢。這一個香港，因為有國際背景，強勁有力，但是根不在此。第二個香港是街市的香港，根生土長，但是過去的社區早已消失，這一個香港沒有任何凝聚的焦點，也沒有代言人。第三個香港是企業界的本地成分，包括第一個香港的僱員及中小企業主。這一個香港，根生土長，但是必須依附在第一個香港方能存活。這一個香港，有自己的關懷與焦慮，然而不能形成群體，也因此不能有發言權。第四個香港是勞工的香港，人數不少，生存不易。由於背後有大陸無窮無盡的勞力資源，又有外勞進入，香港的勞工，甚至不能發展工運，更談不上爭取權利了。第五個香港是知識份子的香港，這一個香港正是本刊的讀者、編者與作者所屬的香港。這一個香港，對於未來有很多焦慮，也非常關懷將來能不能保有自由——即使只是消極的自由。不過，這一個香港有發言的願望，卻沒有足夠的力量取得發言權。一則，香港知識份子的人口比例並不高；二則，多少年來，知識份子沒有形成社群。許多教育程度很高的專業人士，只認同於第三個香港，並沒保有知識份子的社會意識。知識份子即使長期處身自由的言論環境中，卻沒有發展足以吸引上述其他幾個香港的論壇。

也許，全世界的知識份子正在陸續轉化為專業人士。在教育十分普及的歐美各國，知識份子也已逐漸啞。香港的知識份子，受到上述第一個香港的影響，也不能擺脫同樣的轉變。然而，在這夕陽無限好的時光，天鵝是不是還能引吭長鳴？為了第一個香港以外的其他香港，代香港尋覓保有消極自由的支點？至少為了保有自己的一點消極自由，知識份子是否還能撐起一個論壇，形成一個社群？

香港的知識份子人口比例太少，勢須與第三個香港的專業人士匯合才能形成社群、建立論壇。專業人士本是知識份子中專業化而分出去的。專業人士從專業關懷開展社會關懷，其實也順理成章。許多課題，都有相關的兩極：經濟發展與分配，法律與公義，福利與人權，科技與人性，醫藥與生命定義……凡此一對一對的課題中，前半在專業範疇，後半在社會範疇。專業人士必須共同面對前後兩極，作平衡的考量。如果，第三個香港與第四個香港一起與第五個香港有共同的論壇，香港的社會將有可能整合為完整的社區。香港必須是一個有主體性的、自覺的社會，才可能有自己的聲音，才可能在未來若干年內，對「特區」的「特」性有一番新界定。

「特區」不當只是為了保持轉口港的經濟功能。香港擁有一些可助中國走向現代化合理社會的資源。為了不使這些資源枯萎衰敗，更為了有效的調動這些資源——尤其人材與制度的資源，香港必須有自覺的主體性。在這一方面，知識份子有一定的作用。

**許倬雲** 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及社會學系講座教授，香港中文大學歷史講座教授